

溫 承

著 瑩 冰 謝



行印社版出中華海上

1946

目次

(一) 初得到異性的溫柔

(二) 月

(三) 巧雲之死

(四) 老五與妻

(五) 刑場

初得到異性的溫柔

(上)

一個人偶爾到了一個勝地：在驚訝及讚賞之餘，當會想到造物之妙，——絕不會把他的聰明用得普遍，叫在健眼下的地方都是一樣的；不太好，也不太糟，正像一面湖水似的平淡。所以造物把他的聰明只用在幾處，許多地方又是這樣的忽略過去了。

人以為這是巧妙的了，而其實在是平庸。

沒有到過的那地，在幻想中是一首詩，到得見了，就變了一篇優爛的文章，在你欣賞這杯酒時，醉中把沉醉給你，他把安眠的藥放在杯中。得到你醉了，他又替你擠出許多難言的淚珠。

我們如一閃眼，先到的是一處使你高興的地方，漸漸因他的渺茫，而使你生出抵抗，至終是會發覺國土。

如今我們說這兩地是一樣地，好壞不過先後而已，假若把這兩處合起來，則是一首極平凡的迴文詩了。

西子湖，她偷了全國的靈秀，去點綴這小小的土坡，這小小的泥坑，用造物給的靈秀再去詔媚人類，叫人因他有天才，就會高興的栽培她。——到得栽培到她成了一朵花，她就會忘了一切，用他的纖手去揉爛青年的男女，以為玩笑。到了這一對人值不得再笑了，就放下，再去玩別個。

雄武他不畏，——或者說他還沒有畏。他站著這老妖精的手裏，但他的眼睛却

注重到手外其他的一部分，用他的天賦，用他的力量，用他天賦的智識在這物命他要做的事上。

他的心是還沒懂得酒的好喝，他的眼睛是還不會辨別迷醉的顏色——雖然他在人世上已有十七年的歷史了。

他只是欣賞自己，覺得自家腦子會轉，覺得自己筋肉的健全，卻沒有想到用會轉的腦子，去和顏色做回答，用健全的筋肉去吃這杯玄妙的酒。

早上起來，他吸這口空氣，是感到健全的身軀更其健全，日裏他翻書本，解答問題，寫的使皺皺的腦子更其靈敏，到得問題解答了，他就得意的跑到運動場，去舒展身軀。

這入他不找細水，——而想詩句，哲學等，讓桃花把春天過盡了，夏天的船上攬着初愛的男女像荷葉一樣的多，在秋天這些人流了淚在樹上寫詩，——他不管，他永遠是在屋裏去消磨自己的天賦天才和筋肉。

美麗的日光，像水一般的流，從春天的第一天起，流到冬天，——流到了今天了。

在今天日光沒有了，一切喝過酒，及流了淚的人都沒有了。這物笑了，於是他

灑下潔淨的種子給人開，把西子湖舊的一色的「白」。

達武在這早春的上午，把功課作完，見了天聲，天聲，拿了一些錢——這錢是世積下來的幾有年的——他孩子今天是要明白該調節生活，於是抬眼在茫茫雪的花叢向着湖濱走。

天氣好，應該用全部的能力去致力於工作，天氣不好，便沒有十分的力量，於是達武想這樣天與其失了，還不如是走出望望景：

走在街心的達武，身上知道冷，但出來調節却仍不戴帽子。天上滾着雪花，這人他不找路邊走，却在雪深處用力的踏。聽到自家的胸上雪上乳乳響，是有如聽一曲西樂，又如是在裏裏吃雪梨，兩手又在口袋裏，用臉去接天上的雪，用嘴吐着熱氣，懶吸煙。

街上沒有一個人，天色在雪花飛舞裏暗了下去，隔著雪花望著白白直上雲霄的寶剎塔，寂寞無聲的湖水，一片漁了樹葉的桿子及浮着眼前的一片白，天上幾條野狗在雪上追跑，——這平日理智充分的學者是略領到眼上有圖畫，再抬頭看一縷濃雲從兩山的峯間中溜了出來，腦裏又添了詩句。

咸天地頭在舊本及運動場，把有次序的生活排到忙，由忙變到有趣，則這種子

就不會遇到除忙以外的事情了。思想緊到大緊了，在這裏一忙，建武是被天上幾片雲的詩句給嚇了。在心的中點上一怔時，就想到有兩年沒有得到母親的安慰了，那一種純真的慈懷，望到自己兒子之樂而得意的笑時，在這時是又提上記憶了。

把往事翻過來，建武的心上有殘餘。

站在這裏不動的足有了半天，待心上一動，轉過頭來，天的光什麼時候已經換了燈的火，建武還不知道。

抽了拂身上的雪，笑了笑的尋着歸程。

杭州街上的繁華，在近幾年來有小上海之稱，看他平坦而寬大的馬路，雅偉而精緻的建築，以及電影院，汽車，馬車，甚至於那街上走道的人們都有上海味兒。建武順着街旁走來時的寂靜却變了現在的喧嘩，一路上的車馬，人兒，大店前的燈火，以至每一個小店窗內擺的東西都使建武細細的玩味。

像今天，這樣的開在，在建武是沒有過，而到這次注意時看了，又增了幾傷高興。

覺得肚裏餓，摸著口袋裏面大洋票，那前面一家咖啡店的招牌，就笑着在店邊

武招手兒

這人也是贖給他一點兒樂子了，平日在苦中調度，沒有妄用一個大錢，沒看過除了應看的東西之外的，沒有吃過應嘗吃之外的東西，天是應當叫他尋一些「應嘗吃」，「應嘗看」之外的東西以爲鼓勵了。

看見窗前提着紅綠色的閃爍電燈，一塊塊用乳油在蛋殼上畫花的點心，一匣匣精緻的糖果，都映入達武的眼中，只是差一抬步就會到了這人的口裏的。

口袋中有錢，給達武以無窮的勇氣，再抽了拂身上的雪，又在門口的地氈上擦了擦鞋底的泥，就推開門走了進去。

樓下的幾個夥計立在賣糖的櫃台上談天，一些也沒有去理他，達武明白吃東西是在樓上了，於是扶着紅色的梯欄往上走。

樓梯邊黃色的牆，掛着幾張西洋油畫，梯邊柱子上按了一個自由神像，手裏舉着一個火把的電燈，走在樓梯上的達武見到這精緻的設備，先自高興。到了屋裡，屋裏的牆是深綠色的，每一盞電燈都是橙黃的絲綢罩子，一種幽雅的使人沈靜。

屋裏不見一人，也沒有夥計，達武有些奇怪，走了幾步却一眼見沙發上躺着一個女人在睡，達武只一怔，就又向前走我一個靠窗的坐位坐下了。

沒有見有人來，連武拿起菜單也沒有看，歪了一歪頭，心上是——「一個很漂亮的女人，一個很年輕了姑娘呢！」

天把十分充足的天才智慧給了這人，把完全身軀的健全給了這人，用有條理的工作去培養他，用美麗的湖光來安慰他，叫這人想到，天上的一個星，樹上的一鱗葉，都是爲他而生，都是天打發他們來點綴他這偉大生命的，甚至於，一個人羣，一個社會，一個國家，一個世界，偌大的江山，偌大的海洋，都是爲他而生，都是因他而有了生活力，有了生存的價值。因此這人的滿足，這人的自享，在自然界都可以自享。

天叫他的使命是使他這個偉大的天才，強有力的身軀，來在世界上一個國家，一個社會，以至於一草一木，都要用他來扶他們，來救他們，來給這人謀幸福的。由他出了娘胎，吃乳，會說話，起，就一天天的培養他，培養到這朵花兒，將要開放的時候，忽然給他許多使他不自解的問題，是不對的。

叫一隻蝴蝶在他眼前飛，叫一陣花香在他鼻前過，又叫這隻蝴蝶去吃這花上蕊。

一個滿了寂寞的孩子，除了工作之外，是不知道世界上有其他的東西與他有關係。

是要體面的。雖是工作上的興趣到了十六年上就覺得他的使命是太輕了。

一個蝴蝶會去採花上的蕊，一個山峯是喜歡迎接天上的紅霞，這人見到這個，心上不解，是覺得自己似乎也要一朵花讓他採，一片紅霞讓他看，但是沒有，沒有相當使他滿意的：——上帝給他使命，又給他煩悶，但又沒有安安穩穩的煩悶，這是誰的錯呢？

在這一年這種試的發育中，是剛剛在個健全的腦中，發現了一點不健全的象徵。——像是一朵未開的花在心上，但這花又看不見。

今天這人在雪花裏進了咖啡館，見到一個睡著的女人，心上一怔時，這朵看不見，玄妙，未開的花，是看見了，是分明由筆尖上畫到紙上了。

到得這人發現了自己心上的這朵花，於是不覺的同過頭去看這女人。——沒有看見，是該沙發的椅背隔住了。

那時他腦子回過來，閉起他來這裡的事務。夥計仍不見來，他在無聊中注意到這屋裏有一架留聲機，地板上有一塊很大而帶有花紋的氈子，自己的椅子是紅木的，上面蓋一塊綠呢，綠呢上又蓋着一塊大厚玻璃磚，上面擺幾件寶貝。

人是急了，不幫沒影計，於是走到樓梯邊上往下望，下面的夥計是不會管上面事務，於是又回來，想拿起手裏走。

這女人是又修在眼前，纖武這女人在女人沙發面前停住腳望。——那閉上半圓式玫瑰色的眼皮，細長而漆黑的眉毛，嫩白的鼻子，桃色帶暈的兩頰，鮮紅而清潤的嘴唇；頭髮是散着，鬢子梳有叩上，一身短到膝蓋的黑綢旗袍，那蛋色誘人的長筒絲襪，一雙漆皮的高底鞋子。——白而嫩的手腕着。

再望到腿部的曲線，從沉靜的空氣裏把粉香拂到這從未聞到粉香的健兒鼻中。——連武慌了，心跳了，臉上熱，自己覺得人停在這裏，明明是偷窺人家，於是發怯怯的離開了。

他不信這嘉漢夥計，爲了最後的一個試驗，就用火柴匣在棹上打。

頭是低下看菜單，肚子更是餓，想吃包子又想吃湯麵。

聽到耳邊有腳步的聲音，一抬頭——這女人似乎知道了這男人方才的窺探，而索在眼前了。

連武臉上紅，以爲自己坐的地方是人家地方，慌的站了起來。

一到不佳，我不知道怎麼在這裏。——連武慌了就要換地方。

眼前女人沒有動，聽了達武的話是仰着頭大噱笑。

達武不解，人是怔着了。

「你先生吃什麼？」

「——你是這店裏的招待麼？」達武明白了，笑了。

「是的！這裏是女招待——」

達武聽了低下頭去看菜單，心却沒在菜單上了，想了想就又抬起頭來看這女人，一縷散亂而長的頭髮，把着一個滿目緣的臉——是在微微地笑着。

「你先生倒是吃什麼呀——」說了這話的女人，是在笑頰上添了兩個酒窩。

「說了我好去叫——」聲音很嬌，這聲音觸到達武的耳中，才明白來此地的事，於是一紅了臉。

那女人說了，是用眼看窗外，——那一副眯眼的神韻。

「怎麼呀？」

「讓我想一想！」，達武忘了剛才想湯麵吃。

這女人又笑了。

「就要杯咖啡和一盤點心吧！」

聽了是掉轉頭走下——紅色燈光下閃動着誘人的眼。

女人吩咐了上來，在鏡邊整頭髮，走在達武的身邊靠窗往外望。達武聽到這陣奇香，像是吃了一杯酒。

用孩子的眼睛看看女人的臉。

女人察覺了，爲了報道一看，斜過頭來對着達武笑。

「你先生是才到杭州麼？」

「不的——」

外面電鈴響，達武的眼是又跟了這雙絲織到了樓梯口。

達武很少和女人接談，但此時見了這幽雅的女人，不會怕，心裏是更其高尚。捧着冒熱氣的咖啡，迎面笑了過來，够多們自然，喜相。

女人把東西放在達武面前却没有走，一掠頭髮就坐在達武的身邊了。

「我看你吃好不好？」這女人的笑帶了母性。

達武用眼睛看女人。

女人對了達武笑。

「你不吃嗎？」

女人看了盤上的點心，笑臉却搖搖頭。

「吃吧！」達武說着用手把盤子推到女人的面前。看着女人的眼。

女人停了停，才羞怯怯地慢慢地從盤上取了一塊蛋糕在手上看着，卻沒有吃。於是達武才笑了低下頭去吃咖啡。

「你先生貴姓？」

達武抬起頭。——沒有聽清。

「——尊姓？」女人說了又笑。

「姓趙！」

「趙先生！」女人說了「趙先生」，聲音是更其嬌。顯着臉笑。

達武笑着點點頭，

「趙先生我說你這人很有趣兒呢——」

達武聽着笑了——「怎麼？」——

——「像一個小孩子一樣的可愛！」

聽了女人說這話的建武，是心上有說不出的感激，還心上的花朵未開的花是頭一次叫這女人用溫柔給晨發開了。像一聲蝴蝶探了花上的蕊，像青山迎着了天上的紅霞。明白上天是沒有辜負他。

——算罷了家鄉已是兩年多了，兩年中的學校生活，除了書不是朋友，其他一切的人們，都是自己替自己的，誰也沒安慰別人的。建武在校裏讀了撐家信是安慰外沒有其他，但想到安慰的羣母是隔在幾千里之外，却又感到傷感的。今天這人得到這一個陌生女人的安慰，是有如立在自己母親的身邊一樣。

頭是低下了，眼睛覺得有些潮。

「說你小孩子你不高興了嗎？」——女人說着低了頭把手放在建武的手上。

「那兒會呀？——」建武說着笑了緊握着女人的手。

「——你姓什麼？」

「姓汪——三點水的汪。你就叫我阿汪好了。」

「——叫什麼？」

「秀英，」女人說着拿過建武的手，在建武的手掌上一頓一頓的畫了一個「秀」字，又拂了去再畫上一個「英」。

「秀英！」達武看完了緊握着女人的手，抬起頭來天真的笑了。
女人低了頭，微微地一蹙眉，臉上的紅暈，更其動人。

達武把身子貼着女人，心上有說不出的情緒起伏着；握着女人手，凝望窗外燈火裏飛舞的雪花，那水面上閃耀着條條的燈光倒影。雪裏的梅花開放得像毒蛇吐絲。

「你在這裏幾年了？——何汪。」

「差不多一個月吧。」

「一個月多少薪水？」

「——不過六塊錢。」

「那你爲什麼要來呢？」

「——沒有法子，」女人說了抬起來看達武，臉又低了下去，臉上有些慘。

「——爲什麼？」——這沒在社會上閱歷過的人，是還不懂得生活的困難。女人沒有回答，臉上是更其慘。

——當然是爲了經濟困難——達武想到上帝待人之不均，心上很不自在。

——爲了沒有錢，就不同別人一起過學校的生活，受人類應受的教育，看清時

光的過去，作了事，拿的只是少數的錢，一些進步也沒有。尤其是在青春的少女時期，自己不能作自己喜歡作的事，只是拿笑臉去對一切不類的人。

「你怎麼又不高興！」女人以爲他憫自己，勉強的笑痛俯定建武的肩膀。

「——沒有的！我只不喜歡你在這裏作招待！」

「你又來了！」女人說了臉上帶了十二分的感激。「你不喜歡我在這裏我就能去麼？——不是沒法子麼？」聲音很濕，濕裏帶了悽。

建武聽了覺得與自己沒有關係，就沒有說什麼，但心上仍不自在。

「趙先生你在這裏讀書麼？」

「是的——就是下馬坡的工學院。」

「——呢？」

「家在北京！」

女人聽了沉默一會兒。

建武看到窗外的雪是更其大了，街上的燈火也更其亮。

「那你有空常來這裏好麼？」

「——好的！」